

逆勢而行：蔡棋子將成蔡棄子

蔡英文取得政權兩年多以來，特別是最近一年，加速做島外的美日反華勢力，及島內的激進台獨力量的棋子以抗拒大陸與日俱增的吸引力，然而，島內外情勢的發展清晰的顯示出蔡棋子將不可避免的成為蔡棄子。今年臺灣的九合一選舉就是臺灣人民拋棄蔡英文和急獨勢力的代理人的開始。誰來取代他們？殷憂啟聖，大浪淘沙，選舉過程會發現誰是英雄。這是創造英雄的時代！

蔡英文的失敗是在三個層面逆勢而行：今天島內大勢是人民厭倦了政爭渴望安定發展；大陸是全面崛起-中華民族走向全面復興；及全球性的國際結構轉變和美國模式在世界各地破產的大勢。

最近一系列全球性的大事充分的展示國際大格局裡美中影響力此消彼長的大趨勢：

1. 四月廿七日和廿八日習近平同印度總理莫迪在武漢東湖賓館舉行非正式會晤，增進政治互信，印方改變防華的心態，為中印今後合作打下基礎。

2. 六月一日至三日在新加坡舉行的香格里拉對話會，中方成功化解了美方構建印度-太平洋遏制及孤立中國聯盟的企圖。

3. 六月一日美國發起對盟友的貿易戰，造成川普正在召開的G7峰會成為孤家寡人。

4. 六月九日上台組織峰會在青島

召開，進一步加強橫跨歐亞大陸國家間的全方位合作，給中國所宣導的“互信、互利、平等、協商、尊重多樣文明、謀求共同發展”的上海精神成為越來越多國家所接受的新國際關係模式，並為「一帶一路」的成功奠定更堅實的基礎。

5. 六月十二日萬方矚目的川金會在新加坡召開，為最終解決朝核危機邁出重要的一步，然而朝核危機的解決，事關金家政權的生存，和東北亞權力的平衡，決非一次會議能解決，而中國的參與和態度更是解決問題的關鍵。川普高度重視並讚賞習近平的參與和支持。

6. 美國在台協會位於內湖的新館於六月十二日舉行落成典禮，蔡當局和美國反中力量一直希望利用此機會美方能派出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層級的官員參加，將美台關係提高到新的層次，加大蔡的棋子作用。然而，美中的角逐是世界性的大戰略，美方不可能在此時刺激大陸，象征性的派了助理國務卿（國務院第四層級官員）Marie Royce（眾院外事委員會主席Ed Royce 妻子）參加，看來蔡只好怨歎了！

台灣問題的最終解決牽涉到美中綜合力量的消長，這包括軍事，經濟和意識形態軟實力。2008金融危

機和2016川普的當選顯示美國在後二個領域的衰落，如今只剩下軍事力量。然而，沒有強大的，蓬勃向上的經濟力量，就無法長期維持軍事領域的壓倒優勢。

川普深知造成美國衰落，外強中乾的根本原因：美國金融寡頭所主導的唯我獨尊，極度排他的自由主義民主普世價值的畸形推廣，造成了美國經濟的破產，產業的空洞化，政府的無能和貧富的懸殊，因此必須做根本的改革。改革須要時間也需要安定的外部環境，川普雖然有時表現的很兇悍，六親不認，然而，他是一個理性的人，不可能愚蠢地與中國為台灣的問題而全面衝突。

大陸的對台政策在十九大之後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決不允許台灣獨立，給予台灣人民國民待遇，以我為主，主動融合。

台灣人民的普遍心願是社會安寧，兩岸和平，經濟繁榮，政治上有強烈的主體意識。不幸的是這個合理的主體意識被扭曲成反中，反蔣，反藍，反歷史，反祖宗的變態行為，這才是造成島內不安，兩岸緊張的根本原因。

歷史的大勢充分顯示統一是一臺灣未來的唯一選擇，但是如何統一是一臺灣人民可以而且必須爭取的，所以為了臺灣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須選出能夠保護臺灣人民利益的候選人。



網址 <http://www.us-chinaforum.org> 投稿信箱: uschinaforum138@gmail.com

中倫壇社 主編
社務委員：張紹遷 周友道 水秉和 張一飛 陳立家 陳憲中 馬在莊 佟秉宇 高志雲 范湘濤 張文基 兼社長

推進中美相互瞭解合作 促成海峽兩岸和平統一 倡導和諧平等多元世界

貿易大戰 中場休息

中美貿易大戰，全球矚目，緊張刺激，堪稱近年好戲，比美奧斯卡，更甚溫布頓，雙方精銳盡出，亮相，放話，高潮不斷，突然哨音响起，原以為有人犯規，才知道雙方都叫停，中場休息，大家都暫時鬆一口氣，但金川會後，戰事再啟，白宮斷然公佈500億貨品加25%關稅項目名單，顯然川普難抵某方壓力，且續戰有利選情，不惜再損美國國家信譽，顯示雙方近期談妥事項將不生效，中方已作好準備，要戰要和悉聽尊便，雙方球員將出場再戰之際，球評評論形式如下：

1. 雙方經正式過招，對實力，底牌，策略都有所瞭解，下一階段，談判更會務實。
2. 中方除中興案外，沒有其他壓力，且手上工具，資源頗多，體力亦佳，立即再戰，問題不大。
3. 美方壓力來自各方：
 - 中方：減停購大豆，高粱，已造成共和黨農業極大選民反彈壓力。且滙率，出脫美國債等手段尚未用上。
 - 美國內利益集團內爭壓力：友中集團如波音，蘋果，通用汽車怕受報復，反中集團如金融界，高科技界，因利益衝突，在國會內已吵翻，令川普左右為難。

如今已然成為穩坐世界第二的經濟體。兩岸相較之下，恰有一辭足以形容：「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1989天安門事件後的一兩年內，東歐共產陣營發生民主化巨變，1991年底，蘇聯更為之解體。次年，有一位名叫法蘭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的美國學者，寫了一本名為「歷史的終結」的書，斷言：意識形態的爭辯從此終結。「自由民主」和「資本主義」已成舉世唯一出路。但是，經過二十年的觀察之後，2014年，他又出了另一本名為「政治秩序及其衰落」的書，徹底修正了他之前的主張，他終於發現「民主」不是萬靈丹，國家治理更為重要。

其實，29年來，我跟福山教授一樣，一直在反復省思：假如「八九民運」成功了，假如我們達成了「和平演變」的目標，今天的中國會是怎樣？我們根本無須走遠，看看台灣這二十幾年來，因為民主所造成的政府治理能力不彰，社會的紛爭和內部的撕裂，我要很誠實的說：幸虧，當初我們的「大陸工作」失敗了....。（本文轉載自作者 Facebook 2018 June 5）

國際壓力：中，日，韓自貿協定開談，澳洲，德國高官領事紛紛訪華，怕中國市場被美侵佔，連印度慕迪，都立即棄暗投明，向中示好，美國在國際貿易立場上更形孤立。

- 朝核談判進入關鍵的細節規劃，川哥尚待他的私人好友席主席給些影響力。

再加巴以糾紛再啟，伊核問題，俄羅斯在中東坐大的問題，川哥面臨多面作戰，難以專注，又飽受各方批評指責，已露疲態，居不利形勢。

中美貿戰下半場開打前，清點一下雙方得失分，戰場損益，先說美方之損：

談判暴露內部意見不合，進退失據，有失大國風範。重要戰略盟邦，如德，韓，日，印度，澳洲等，紛紛奔赴敵營，又和近鄰加拿大，墨西哥吵翻撕破臉。

美國之得：川哥老師親征，任人戲笑嘲諷，仍為其鄉親爭得千億商機，對其支持者也有交待。

再談中方之損：高科產業脆弱的一面暴露無疑，填補科技空缺，至少要三到五年，其他則毫髮無損，可立即起立再戰。

中方之得：1. 全球看清楚中方實力，戰略，將來沒事，少惹中國麻煩。中國在全球經貿方面話語權，大大提高，更突顯美式霸權，威嚇不能解決問題，協商，雙贏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對於對抗強權，中國向全球作出最佳示範。2. 中國和韓，日，印度，澳洲，歐盟關係改善，其戰略價值，不下數千億元。3. 中國高科技界認清自身實力，更加努力，再上層樓。

由此看來中方輸少贏多，雖未至末盤，中方最終贏面居大。

中美貿易之爭在中場休息後，將進入長期緊張狀態，中方的農產品採購，及美國債持放兩項對美緊箍咒不易解，美國及西歐，日本，對中國科技零部件供應及資訊交流會更形保守，但難敵中國以市場交換的利誘，世界經貿生態，規則將進入一新的情勢。

此回中美貿易之役，另一項雙方的所得，是在經貿衝突中，瞭解彼此，以免在萬一有軍事衝突中避免互相談判，導致擦槍走火，兩國人民，及觀戰的全球各國也能體會出衝突之為害，以及如能尋求和解，可讓雙方人民獲益，才是真正面對及解決衝突應努力的方向。也期待美國人民及主政者，經此一役，改變霸權思維，如何和競爭者共創共贏共享，是長期應遵循的價值觀。

◎張文基

機和2016川普的當選顯示美國在後二個領域的衰落，如今只剩下軍事力量。然而，沒有強大的，蓬勃向上的經濟力量，就無法長期維持軍事領域的壓倒優勢。

川普深知造成美國衰落，外強中乾的根本原因：美國金融寡頭所主導的唯我獨尊，極度排他的自由主義民主普世價值的畸形推廣，造成了美國經濟的破產，產業的空洞化，政府的無能和貧富的懸殊，因此必須做根本的改革。改革須要時間也需要安定的外部環境，川普雖然有時表現的很兇悍，六親不認，然而，他是一個理性的人，不可能愚蠢地與中國為台灣的問題而全面衝突。

大陸的對台政策在十九大之後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決不允許台灣獨立，給予台灣人民國民待遇，以我為主，主動融合。

台灣人民的普遍心願是社會安寧，兩岸和平，經濟繁榮，政治上有強烈的主體意識。不幸的是這個合理的主體意識被扭曲成反中，反蔣，反藍，反歷史，反祖宗的變態行為，這才是造成島內不安，兩岸緊張的根本原因。

歷史的大勢充分顯示統一是一臺灣未來的唯一選擇，但是如何統一是一臺灣人民可以而且必須爭取的，所以為了臺灣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須選出能夠保護臺灣人民利益的候選人。

一位黨國精英的覺醒

~「心廬」「劉少康」「六四」& Me~

你有被老共指名道姓的罵過嗎？當我還是國防部心戰處上尉心戰官時，就被老共在海外傳媒上，組織文章把我罵了整整一個禮拜！

老共這一開罵，讓我獲得了經國先生的召見，王昇、許歷農、楊亨雲諸上將的青睞，以及中央日報社論主筆、蒙藏委員會研究委員等等，史無前例，後無來者的兼職。那年我才二十八歲。

此後十年，我在「心廬」、「劉少康辦公室」、「大陸工作會」這幾個反共、反統戰而名噪一時的單位，以無比的熱情，投身於所謂的「大陸工作」和「大陸政策」上。當時我真的很相信，透過我們的努力，一定可以推動中國民主化的巨輪，促成大陸的「和平演變」。

「和平演變」？好文明的詞彙啊...！這是五零年代的美國國務卿杜勒斯 John Foster Dulles 在1953年提出來，對付共產陣營的策略。簡單的說，就是藉由西方民主理念的宣傳，自由市場經濟的推展，來逐漸改變共產國家人民的觀念，進而從這些國家的內部，來瓦解共產黨的統治。杜勒斯曾公開預言，共產國家的第三、四代人，必然發生「和平演變」。看起來他還真給測準了！

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隨著共產國家陸續的經濟體制改革，果然也帶出了政治體制變革的思潮；一股所謂「民主化」的運動，從東歐橫掃到前蘇聯的各加盟共和國。影響所及，連中國大陸也掀起了波濤洶湧的「民主運動」，這就是後來大家簡稱為「八九民運」。

◎黃澎孝

就中共而言，老謀深算，長於鬥爭的毛澤東，首先對這種「和平演變」的「戰略危機」，發出了警訊。1957年5月的「反右鬥爭」，六零年代和蘇聯爆發的「反對修正主義」鬥爭，乃至於，後來的「文化大革命」，相當程度上，都與防止「和平演變」有關。為了防止發生杜勒斯預言共黨第三四代人的和平演變，毛澤東提出了要「慎選革命接班人」的主張。

沒想到，中共建政後，第四個領導人：趙紫陽總書記，竟然就動搖了；而對以大學生為主，發起的「八九民運」，產生了同情。造成了「民運」浪潮幾乎席捲大陸，百萬學生佔領了廣大的天安門廣場，長達五六十天之久。嚴重衝擊了共產黨領導的政權。最後，在中共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和多位中共第一代老革命的決定下，在1989年6月4日凌晨起，開始對天安門廣場的佔領者展開了武裝驅離行動，在西方媒體的報導下，造成了舉世矚目的「天安門」事件。當年，我36歲。

坦白說，「八九民運」爆發時，我是非常興奮又自豪的。我覺得我的「偉大志業」，得到了實際的進展，大陸民主化的和平演變，已可拭目以待...！沒想到，「六四事件」一棒子砸碎了我一廂情願的幻想。大陸學生固不堪一擊，解放軍也沒毅然「反正」，站到所謂爭取自由民主的「人民行列」。

民主陣營領袖的美國，只管煽風點火，「六四」之後，卻又置身事外。至於，喊了幾十年「反攻大陸，解救同胞」、「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咱們「自由中國」，更是袖手旁觀，甚至於連對逃出大陸的「民運人士」，都不敢施予援手....！

哈哈...，我被騙了！我那不惜生死以之，燃燒青春，努力以赴的志業，竟然是一場冷戰時代的跨國騙局！我引以為傲，充滿了成就感的志業，竟是現代版「唐吉珂德鬥風車」的鬧劇！

是的！就是「六四」天安門事件，讓我開始覺醒了！從此，我對所謂的「大陸工作」，也迅速退燒，乃至於興趣全無了！時光荏苒，就在前幾天的六月三日，當年那個意氣風發的36歲中校心戰軍官，剛剛過了65歲生日。緊接著，就迎來了「六四天安門」事件29週年的紀念日。

雖然歲月如梭，似乎彈指之間就過了29年，但是，以30年為一個「世代」而言，實足以檢視一些前塵往事的是非得失。而海峽兩岸，這將近三十年的發展，則適足以互為對照。三十年來，正是台灣所謂「民主化」進展迅速，全面落實的關鍵階段。相對而言，「六四」之後，大陸的所謂「民主運動」則遭致打壓而停滯。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自從台灣「民主化」以後，經濟發展突然就停滯下來。相反的，自從「六四」之後，即便在國際制裁圍剿之下，大陸的經濟發展卻飛躍前進，

An American ThinkTank Scholar's Objective View on Pivot to Asia (I)

Pivot to Asia has been a key component of the U.S. foreign policy since Obama Administration. With Asian countries rapidly rising economically, such a policy is logical. However, the interpret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is subject to question on its true purpose and ultimate objectives. The current tens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Korea Peninsula and Iran and over all intense relationship with and among China, India, Japan and Russia begs answers on what does the U.S. really hope to accomplish with her Asia Pacific foreign policy. The actions and their consequences up till now have left Asia in stress against Asian countries' desire which is to achieve prosperity through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U.S. seems to have made a wrong assumption or taken the wrong actions leading to unexpected outcome.

The 'Pivot' or 'Rebalancing' term was introduced in the Fall of 2011 during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but the core of its strategy of shifting emphasis to Asia was a continuation from the G. W. Bush government and the early stage of Obama's first term, such as strengthening ties with existing allies in Asia, redeploying or balancing troops and increasing naval presence in Asia, signing free trade agreement with South Korea and engaging with TPP development as well as cultivating partnership with India and Vietnam. Obama's formal announcement on 'Pivot' and taking actions in military sphere such as new deployment of troops and equipments to Australia and Singapore certainly had alerted China worrying what is the real purpose of the 'Pivot'.

As a Congress Research Report, authored by seven social scientists (Mark Manyin et. al.) on March 28, 2012, stated, the "pivot" is a conviction (benefit) that the center of gravity for U.S. foreign policy, national security, and economic interests is being realigned and shifted towards Asia, and that the U.S. strategy and priorities will be adjusted accordingly. However, the report noted the risk of 'pivot' being its 'cost' which may cause a significant reduction of U.S. defense spending elsewhere, a reduction in U.S. military capacity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and may jeopardize the Congressional plan to cut Navy spending. Additionally, the perception among many that the "rebalancing" is targeted against

Mainstream and Organic Views Dr. Wordman

China could strengthen the hand of Chinese hard-liners thus deteriorating US-China Relation and making it more difficult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gain China's cooperation on a range of issues. Moreover, the report warned that the pivot's prominence would have raised the 'costs' to the United States if it (Obama) or successor administrations (Trump) failed to follow through on the 'pivot' plan. One key assumption, that for years 'many' countries in Asia have encouraged the U.S. to step up its activities to provide a counter balance to China's rising influence, is later proven not exactly correct. The Asian nations, seemingly changing more so lately (with Japan as an exception perhaps), want a peaceful environment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rather than a stressful confrontational atmosphere brought on by 'pivot'.

There are many essays written about 'Pivot'. From a nice early assessment made by Kenneth Lieberthal, The American Pivot to Asia - Why President Obama's turn to the East is easier said than done, Foreign Policy 12/21/2011, to a latest PhD research work, The Case of the Pivot to Asia - System Effects and the Origin of Strategy, by Nicholas D. Anderson and Victor D. Cha, Professor at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and former Ambassador to South Korea (SK),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32, no. 4, 2017-18, one can see that there is a lot of issues concerning how the 'Pivot' was executed and what was accomplished. After researching these 'pivot' studies, I have found one article by Emanuel Pastreich, an American academic, very revealing about the intriguing intention of the 'Pivot' program and how the US military establishment is really in control of it. Pastreich was born in Nashville, TN, (10/16/1964), attended Lowell High School in San Francisco and began studies in Yale University and obtained a B.A. degree in Chinese (1987, during college he also studied abroad at Taiwan University), then obtained a M.A. degree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from Tokyo University (1991, dissertation in Japanese language) and completed his PhD in East Asian Studies from Harvard University (1998). So Pastreich is an American scholar with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Asia.

It is necessary to go into Dr. Pastreich's background to appreciate his views on the U.S. foreign policy on Asia. Academically, he served as assistant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and Solbridge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Business. He is currently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Kyung Hee University. Previously he served as 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foreign investment adviser to the governor of Chungnam Province (2007-2008), SK, as an external relations adviser at the Daedeok Innopolis research cluster, and was appointed to serve on the committee for city administration (2010-2011) and for foreign investment (2009-2010) for the city of Daejeon. Pastreich also served previously as the Director of the KORUS House (2005-2007), a think tank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oused in the Korean Embassy in Washington D.C., and as the editor-in-chief of *Dynamic Korea*, a journal of the Korean Foreign Ministry that introduces Korean culture and society. Prof. Pastreich is no doubt an expert on Asian affairs well versed in Asian languages and having working experience in SK, Japan and Taiwan, Asian allies of the U.S.

Recently, Professor Pastreich published a lengthy opinion in the Korea Times (5/12/2018), entitled, From the Prison Cells of Guantanamo Bay to Embassy in Seoul - Harry Harris, the rise of an American warlord. His opinion is certainly very explicit in criticizing the inappropriateness of appointing General Harris as the ambassador to SK, while NK and SK are attempting to make peace and the U.S. is trying to negotiate with NK for denuclearization. But more importantly, his arguments for against Harris's appointment touch upon the strategy of 'Pivot' and who is guiding it into a wrong path. In my analysis, Pastreich had made an astute observation and his opinion deserves US mainstream media coverage and clarification as well as our serious reflection. Thus, after presenting a brief history of 'Pivot' and Professor Pastreich's scholarly background above, I am ready to use the next column to discuss Prof. Pastreich's essay in detail. The arguments against and the inappropriateness of General Harry Harris's appointment as ambassador to SK (that Australians expressed displeasure to his appointment as Ambassador to Australia), a detailed account of General Harris's Navy career rising like a warlord (including his role as the Commander of Guantanamo Prison Camp and rapid promotions to become the Commander of Pacific Command) and what factional groups existing in the U.S. military will be discussed, analyzed and interpreted in relation to the U.S. 'Pivot to Asia' policy as part II.